



靖康要錄卷四

國朝

六十一

十五日聖旨南劍州進士鄧肅通州進士任申先常
州布衣鄒柄並特補承務郎發來赴闕令引見上殿
道君太上皇帝誥予夙心慕道託神器於嗣聖丕承
天命喜無所喻然有恭默難卽燕安舟御東來重煩
有司衛兵僅滿三千庶事草創固可知也及邊吏弛
備胡騎犯闕行宮逸在淮泗而都城盡閉道路隔絕
深自惟念恐貽嗣聖之憂故畱浙兵以自衛至於止
糧綱截遞角皆私憂過計恐資寇耳緣此三事奸人

靖康要錄卷四

一

乘間造言緣飾形似遂致朝廷之疑每見臺劄名敕
州縣而實及予躬興言及此不覺流涕比緣嗣聖遣
宋喚實書至行宮遂得通父子之情話言委曲坦然
明白由是兩宮釋然胸中無有芥蒂重惟宗廟再安
雖賴大臣翊贊之助至若使予父子之間歡然略無
纖毫憂疑者喚竭力爲多也傳言求忠臣於孝子之
門若張仲在周而宣王有成功信孝子錫類之効矣
喚周旋兩宮庶幾古人有足稱者因書其事以賜宋

喚云

十六日詔曰朕承道君太上皇帝付託之重卽位十有四日金人之師已及都城大臣建言捐金帛割土地可以紓禍賴宗社之靈守備勿缺久乃退師而金人要盟終勿可保今肅王渡河北去未還粘罕深入南陷隆德未至三鎮先敗元約所過殘破州縣殺掠士民朕夙夜追咎何痛如之已詔元主和議李邦彥奉使許地李稅李鄴鄭望之悉行罷黜又詔种師道姚古种師中往援三鎮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且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朕不忍陷三鎮二十州之

靖康要錄卷四

二

民以偷頃刻之安與民同心永保疆土播告中外使知朕意仍劄與三鎮帥臣

臣僚上言契勘朱勔父子倚藉權勢妄作威福固非一日其平江府并二浙諸州縣自通判以上往往盡出勔門氣燄薰灼無所不至又聞勔家收養亡命逃軍至數千人每遇朔望門人使臣羅列庭下腰金者不下三數百人二浙之民旣罹荼毒又惡僭侈平昔莫敢誰何姑以避禍而已臣近拘截舟船應付行宮其諸王帝姬倉卒有止乘草籠網船東下者而朱勔

之子汝賢汝功妄作名目貼占上等座船十餘隻搬載所藏黃金等物盡歸平江至以餘船尙能與友婿胡締親家劉燾搬家前去體問得朱勔父子叔姪家資無慮數千百萬前日金賊侵侮深入上自乘輿供奉之物下至臣僚民庶之家悉哀聚以應一時之急豈容奸蠹之人輒爾倖免欲望特降睿旨自闕下選差清強官委之取便路前去體究二浙見任官如有不經內三省察院直降指揮差往者並一面先次放罷如有雖係朝廷指揮而來歷本由勔父子者卽行

靖康要錄卷四

三

體量倘不作過且畱在任若有作過違法害民者具名奏劾重行憲典至於招納亡命亦許所在委官根究指實隨卽措置其見在家資並乞直取以助國計田宅兼行拘收庶以少謝東南平日被害之民奉聖旨兩浙州縣應緣交通朱勔騷擾害民官吏並令本路漕臣程昌弼顧彥臣體究取索先次放罷差官兼權具申尙書省其應朱勔家召募到花石綱人兵並揀填充廂禁軍仍用拘收朱勔家財先次支與招軍例物直取朱勔家資拘收田宅依奏令本路樁管申

取朝廷指揮

秘書省校書郎陳公輔奏恭聞太上皇帝聖駕將還中外欣慶此陛下孝誠所感天下之幸也然或者以謂上皇左右有懷奸之臣構造語言離間陛下父子致有疑心臣竊惑之仰惟太上皇帝臨御日久去冬夷狄侵擾因厭萬機之繁遂欲內禪而陛下天性至孝感泣退避慈諭數四方卽大寶此與唐睿宗因天變而荅天戒太子惶懼入請事體稍類豈比明皇幸蜀肅宗自卽位於靈武是宜父子懽好之情雖千萬年不復有疑矣若乃陛下改更諸事進退大臣賞善罰惡興利除害皆以宗廟社稷爲念合天下公議所以奉承上皇詔旨豈有私意耶雖使奸臣離間百端而上皇仁慈陛下孝德二十餘年人無間言豈一旦能入哉且父子天性也上皇於陛下親耶於羣臣親耶臣謂上皇之親無親於陛下也臣恐臣僚未悉此意或因道路相傳之言皇惑聖聽致父子間自有此疑此大不可也況上皇聰明勇智寬裕豁達不防奸邪浸以欺惑旣已痛自感悔斷然不疑以神器授之

陛下方在位時已自下哀痛之詔追惟已愆引咎興嘆大革弊端蠲除宿害質諸天地不復更易雖禹湯罪已周公改過何以復加陛下今日所行盡遵行上皇去年十二月詔書也臣恐趙野輩不能委曲爲陛下感激敷陳欲乞更擇重臣節次往前路迎候萬一上皇聖意少有所疑卽當懇切備述陛下篤孝之誠一一開具去年詔書與今日奉行之意實無少異至於誅逐奸惡明正典刑乃深憤羣邪誤國致上皇有遜位南幸之事雪君父之恥孝莫大於此也上皇英

睿剛決倘詳此意何至有疑哉然後迎奉之禮備加隆甚陛下鑾輿親出近郊后妃嬪御親王貴戚下至百官公卿士庶耆老皆當往迎俾聖意悟前日之去匆遽如彼今日之歸尊榮如此自非陛下堪任託付之重使寇難稍平京師又安政事修舉人心懽快能如是乎以此慰悅上皇之心方知此時爲天子父尊之至也自還宮後凡百供奉之物陛下過爲儉約上皇務極隆厚著爲令式使四方具知陛下處己之薄奉親之厚以勸天下之孝仍乞於人臣中選端正之士

有德行學問全忠孝大節者輔贊上皇日侍燕閒開
導聖心窮天人性命之真脫然不復以天下事累已
嗇神斂明清心養氣用保無疆之壽豈不善哉臣聞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
不通陛下貴爲天子唯父爲尊得盡生事之禮誠天下之
樂不可有加臣愚伏願陛下躬堯舜之孝至誠盡道
以事其親父子間洞然無纖介之嫌固足以感動上
皇之心而讒邪不久慈愛愈隆則天地百神保佑聖躬將
見陛下全萬年人子之孝上皇享萬年天下之養宗

靖康要錄卷四

六

社增休生靈蒙福自今以始豈有窮哉臣一介微臣
非有言責然區區愚忠夙夜不忘愛君憂國之心故
前後屢以狂言上千天誅今又不避僭越之罪妄意
議及陛下父子之間死有餘責伏惟睿慈特賜裁處
奉聖旨陳公輔除見闕諫官

臣寮上言恭惟太上皇帝臨蒞天下二十六年憂勤
政事倦於萬幾久有傳位聖慈之意比緣戎虜深侵
兵革方興發於誠心俾領開封牧付以軍國之事則
是傳位之本旨也天以上皇英明果斷獨定大義巍

巍盛德比同帝堯在廷之臣無能仰贊睿決者而誠
心退托之意未孚於天下何以昭示後世見天王之
用心哉願下明詔推原盛德宣布中外以稱陛下尊
崇孝養之意著在史冊垂之無窮天下幸甚奉聖旨
依奏

知樞密院事李綱奉迎太上皇於南京賜玉帶金魚
古象簡初道君以正月三日夜乘船出通津門獨蔡
攸及內侍數人從以舟行爲緩則乘肩輿又以爲緩
則於岸側得小船乘載是夜行數百里抵南都館於

靖康要錄卷四

七

亳州中宅市驢騾乘之至符離始登舟及泗上少憩
宇文粹中及童貫高俅之徒始至童貫以勝捷兵三
千扈從渡淮如淮揚高俅以禁衛三千畱泗上控扼
淮津旣抵維揚父老邀車駕不可渡江而道君決意
南幸遂如鎮江道君太上皇后居揚州王子帝姬皆
流寓沿路州縣聞賊退多先歸者初行宮以都城圍
閉止絕東南遞角又止東南勤王之師又以綱運於
所在卸納泗州官吏以聞朝廷不以為然道路藉藉
且言有他故而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指蔡攸

童貫朱勔高俅盧宗原於是議遣聶山爲發運使密圖之山請詔書及開封使臣數十人以行右丞李綱白上曰此數人者罪惡固不可恕然聶山之行恐朝廷不當如此措置昔肅宗欲發李林甫墓李泌諫謂其如明皇何肅宗抱泌頸泣曰思不及此山之所圖果成驚動道君此憂在陛下使所圖不成爲數人所覺萬一挾道君於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何以處上感悟曰奈何綱對曰不若罷山之行顯謫童貫朱勔盧宗原之屬陛下降詔蔡攸委令勸道君去此數人者早回鑾輿可以不勞而事定上以爲然山乃不果行童貫等亦相繼而去道君皇帝喜李綱之來故有是賜

靖康要錄卷四

八

十七日徐秉哲除殿中侍御史呂好問左司諫崔鷗左正言李擢李會師冀並與外任孫覲唐重日下出門

知樞密院李綱奏京城四壁提舉守禦官以下計八百八十三人隨龍人別作施行外奉聖旨並與等第

推恩

監察御史余應求奏臣聞昔晉公旣立賞從者之勛而介子推不言祿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義罪賞奸上下相蒙後世賢之夫臣之事君有義命焉貪天之功爲己功是無命也義罪賞奸上下相蒙是無義也有一於此罪莫大焉臣伏聞昔者若英宗登極韓琦嘗專策立之功掩慈聖光烈之大德矣時富弼辭轉官之疏有曰安得如韓琦等後來之功効深切著明蓋譏之也哲宗登極蔡確又專策立之功掩宣仁聖烈之大德矣時王巖叟行謫命之詞有曰太母立孫

乃敢貪天之力蓋罪之也雖然慈聖之謗至今未泯忠臣義士爲之痛心疾首二臣之罪大矣恭惟太上皇帝臨莅天下二十有六年憂勤政事倦於萬幾久有傳位聖嗣之意道路之人罔不聞知比緣戎虜深入兵革方興發於誠心以陛下領開封牧付以軍國之事則是睿志先定傳位之本旨也道途之人咸知聖意所起跂踵朝夕冀聞大號是時吳敏給事黃門寓直翰林當草傳位之詔卽用爲門下侍郎天下之人因言敏首建大謀由是策立功獨歸於敏而上皇

誠心退託之意未孚於天下夫父有天下傳歸於子此古今之道義而上皇聖意之先定者也陛下毓德春宮十有一年天人之望允屬宗社之託已固禪授之際誰敢異議者若敏果有此言亦人臣之職當然耳尙何功之足云若獨斷於上皇之意是乃貪天之功也不兩月爲樞府宰相叨竊大位意得色驕受此名而不辭得不愧於忠臣義士之心乎況敏天資懦弱暗於事機受任以來依違苟免謨謀知略曾未有聞比者王旅旣集軍聲大振不能仰贊睿決殄此窮虜乃同衆人堅守和議而又懷私謀身植黨庇奸聲名日損天下失望欲望聖明罷敏政事黜其策立之功然後下明詔推尊上皇誠心退託之本意以明父子之恩以正君臣之義以爲人臣貪功竊位者之戒取進止

十八日御史中丞許翰言恭覲陛下自膺受大位獨奮乾剛誅流凶奸四方之人莫不鼓舞獨朱勔父子未就殲夷士論猶鬱勔肆奸惡踰二十年專以技奇淫巧熒惑朝廷花石之供毒流海宇竭百姓膏血罄

州縣帑藏一門之內建節正任廝役姻親悉補官爵
權傾中外濁亂朝政名爲應奉御前其實般入私室
錢穀出入不許驅磨計其奸賍擢髮莫數臣近嘗論
奏方今兵興之際上下匱乏宜修理財之政當自東
南始雖諸局支用難以稽察而有司帳籍尙可驅磨
欲望陛下擇有風力清強官就兩浙近便處置司追
攝勸父子并其姪汝翌汝賢等及自來專一應付嘗
爲監司守令力能刻剝生民助其凶焰除徐鑄王汝
明蔣彝已死亡外令前發運使盧宗原陸寘前兩浙

靖康要錄卷四

十一

提刑王仲閣胡邃前兩浙提舉常平趙霖前知平江
府應安道通判陸宥許操司錄周杞前知常熟縣宋
晦前知華亭縣黃昌衡淮南運司俞颺前知秀州周
審言并諸司人吏已未出職並乞鈎赴所司一就勾
勘根磨自來應付過錢物計其家資盡行籍沒內有
百姓田元係強奪侵占者據契撥還勸父子罪惡滔
天非正典刑戮之藁街不足以舒東南士民怨憤之
氣上項官吏各具罪犯取旨黜責施行

聖旨特免根治見任人並罷胡邃放罷送吏部王仲

閱俞闕周審言落職陸寀許操周杞宋晦並送吏部
臣僚上言伏見三月十五日聖旨朱汝賢汝功汝楫
汝翼並與守本官致仕吏部供到朱汝賢係慶陽軍
承宣使汝功係是拱衛大夫靜江軍承宣使朱汝楫
係拱衛大夫華州觀察使朱汝翼係朝奉大夫直龍
圖閣朱汝舟係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臣竊詳陛下
卽位以來斥逐奸凶已正典刑而蔡京王黼子弟族
人職名爵秩例從降貶四海莫不欣快而朱冲父子
竊弄威福肆爲奸貪無所不至引用羣小自監司以

靖康要錄卷四

三

至州縣徧滿東南士民怨憤孰不扼腕今朱冲旣死
卹典未經追奪而勔止放歸田里今又使子孫以崇
階美職退歸里閭恐非陛下誅鋤奸凶愛惜名器之
本意伏望悉行追奪以爲僥倖小人之戒奉聖旨朱
勔令衡州居住朱汝賢汝功汝舟汝楫並與武功大
夫餘官追奪朱汝翼落職內朱汝明仍落遙郡並令
隨侍朱勔所在州府差人管押前去朱勔孫閣門宣
贊舍人朱紳朱繹朱約朱絢朱緯朱綬閣門祗候朱
綽朱紳並落職隨侍前去

十九日駕出迎郊奉迎太上皇后
二十日張孝純陳邁詹度守城有功張孝純陳邁並
除資政殿學士詹度除資政殿大學士知澤州高
世田除直龍圖閣通判時敦除直秘閣以虜至能保
州城故也

章思永除監察御史

上皇密表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
七九飛天大法都天教主臣誠惶誠恐頓首再拜
上言高上玉清神霄九陽總真自然金闕門下臣曩

靖康要錄卷四

三

者君臨四海子育萬民緣德菲薄治狀無取致干戈
並興勿獲康靜以宗廟社稷生靈赤子爲念已傳大
寶子今嗣聖庶幾上應天心下銷兵革所冀遐邇歸
順宇宙清甯而基業有無疆之福中外享昇平之樂
如是兵賊戢偃溥率安康之後臣卽甘心守道樂處
閑寂願天昭鑒臣不敢妄言若將來事定復有改革
窺伺舊職獲罪當大已上懇祈或未至當更乞重降
災咎止及渺躬庶安社稷之基次保羣生之福五兵
永息萬國咸甯伏望眞慈特賜俯鑒臣謹因神霄直

日功吏王操密表一通上詣神霄玉府玉清引進仙曹伏俟告報臣誠惶誠恐頓首再拜以聞

二十一日駕詣甯德宮朝見太上皇后

敕扈從上皇行宮官吏等乃者上皇南幸淮浙朕方懍然固守宗廟恭念行宮跋履山川蒙犯霜露夙夜思慕恨不能從實賴忠良代朕宣力悉心扈衛迄保安甯今鑾輿將還天下其慶有功者賞眾無間言應扈從行宮官吏已詔有司候還京日優加賞典除有罪之人迫於公議已行遣外餘令臺諫並不得以今日

靖康要錄卷四

十四

日降詔前事彈劾其有願在外居住者聽故茲詔諭想宜知悉又詔遣陳求道賚銀絹支賜扈從將校軍兵仍賜詔諭

孫覲差知和州朱勝非與郡 盧襄除兵部侍郎

二十三日聖旨布衣上書或有可行者作速施行使民庶知朕能用直言之意 監察御史余應求言近年臣僚陳請乞不隸臺察者如東西兩閣門客省四方館不隸禮察之類並乞依舊施行奉聖旨依奏

二十三日臣僚上言伏見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曾紆

福建轉運副使趙岍唐績提舉市舶張佑提舉廣東
香鹽黃昌衡提舉京畿常平陸宥皆緣交結權倖以
躡取名位邪佞凶惡素無廉聲皆不足以當一道之
寄岍績連任福建漕臣朝廷近差陳磷等爲代遂通
賄賂於梁師成以造茶爲名不肯離任佑乃泉州大
商今市舶廨舍在泉州背公營私何往不可賍汚不
法民受其弊昌衡宥皆朱勔上客昌衡頃知秀州華
亭抑勒人戶依等第科買白鶴每隻至有百餘千者
自秀至蘇花石珍禽絡繹不絕遂就除本州通判益

肆掇取宥知平江長洲專一勾當朱勔家事抑勒上
戶爲朱勔佃田柳項承認至破家蕩產猶監錮不已
良民子女必爲勾致田園膏腴者竭力攘奪以搜尋
奇玩而發人籠篋者有之以訪求古物而掘人坟墓
者有之紆故相布之子因諂事內臣王珣進職賜帶
頃任眞州鎮江通判皆以本州倡女自隨替罷挈之
而去帷簿荒穢父子聚麀尤爲清議之所不容伏望
盡行竄斥以正刑書奉聖旨曾紆趙岍唐績張佑黃
昌衡陸宥並放罷送吏部內有職人仍落職

二十五日臣僚上言右文殿修撰京東轉運副使王子獻儉佞無恥諂事李彥以公田刻剝於民夤緣進職京東之民欲食其肉又諂事趙良嗣移漕燕山負權恃勢略不事事爲言者論奏降黜以趨媚李彥不旋踵還秩復使東京提舉京西路常平李端愿巧倖便佞奴事李彥貨賂交通無復廉節屢爲辟薦以常平與之乃強罷見任人李處退在京西一路騷動民不聊生伏望並賜罷黜奉聖旨王子獻李端愿並放罷送吏部王子獻仍落職

監察御史胡舜臣奏西清次對之官天子侍從之臣也非文學足以備顧問德望足以儀朝廷者豈容冒居自崇甯以來宰相之子例爲此官旣除脩撰卽遷待制有如階官指轉行名器之輕也如此祖宗之時宰相子官至正郎者猶少趙普王旦爲相十二年子猶白身此蓋不欲使貴胄與寒畯爭進所以服人心也至蔡攸始爲待制士論駭之其後乳臭童稚目未知書綺襦竹馬方務嬉戲而官已列禁從蔡京王黼之子今已落職而鄭居中之子修年億年劉正大之

子早民阜民余深之子章白時中之子彥暉或爲待制或爲直學士官品崇赫而人才駑下何以稱之有害國體取笑夷夏伏望悉褫其職以協輿論奉聖旨並落職

監察御史胡舜陟奏陛下以大臣誤國悉行罷黜如李邦彥主和議李梈李鄴鄭望之奉使許地是也有索金銀於民間而措置乖方爲國斂怨莫如王孝迪今猶以祕殿峻職出守巨藩臣所未喻按孝迪天資庸陋無一可用爲禮部尙書則禮部之事廢爲吏部

靖康要錄卷四

七

尙書則吏部之事廢爲翰林學士則文詞疎繆取笑四方其不才如此豈宜參預大政第以李邦彥姻家驟引爲中書侍郎當國家多難之際曾無一言之補及索金銀而國人以陛下卽位之初遭此變亂皆願效死以濟緩急又豈愛其寶貨哉但溫語勸諭無不可者孝迪取大書巨榜揭於通衢以虜人殺掠劫僇爲詞恐脅士民而不知辱國已甚又趣之太急使之告許里閭之間無不怨憤所從官詣權貴之家差牒未授降官以至庶人皆笑其昏妄無所可用一至於

此使臨方面民亦受害伏望特賜罷斥奉聖旨王孝迪放罷

門下侍郎趙野奏蒙陛下差委奉迎上皇事與志違進退失據若卽乞身引退恐陟避事之嫌若不具有情實議者必以臣爲貪位固寵恬不知恥尙因使事以苟榮祿伏望陛下俯察愚忠保其素守特降睿旨許臣候奉迎上皇回日守本官致仕或在外宮祠奉聖旨所請不允

監察御史余應求奏伏覩去年十二月太上皇帝下

靖康要錄卷四

六

詔有曰縉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臣於此有以仰見太上皇帝聰明仁聖憫黨人之流落鑒法度之拘畏欲兼收並用革而通之以示天下之至公也今陛下克紹太上皇之美意已贈司馬光等官及遵奉祖宗法度矣臣愚謂如黨人之未沒與其子孫可錄用者願令有司條具以聞夫太祖太宗與熙甯元祐紹聖之所行者皆祖宗法也損益因革不可偏廢願詔朝廷置司講畫取其得於中者而行之以稱太上皇之明詔不勝幸甚

二十六日臣僚上言契勘前日金賊犯順朝廷下諸路調集天兵起發財物而監司守令奉行不一適以擾民姑以所聞江西一路言之調發科配縣各爲政或槩勒編戶應募爲勇敢或遂用稅籍敷出僱夫錢此州縣所行也或朝廷拋糶數外別作名目復糶數十萬斛而未嘗有本錢或詔令已罷非從拋置而遣官催促起來如故此漕司所行也或起諸處歲額合用錢而聚寄於所在屬縣廨宇此倉司所行也或令州縣盡數起發槍杖手資給發遣或令諸縣且教閱槍杖手別聽指揮此憲司帥司移檄之異也凡此數端乃其大者民間洵洵一日數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早賜戒戢如諸路有似此去處亦乞依此施行取進止奉聖旨依奏

知樞密院李綱劄子臣昨任太常少卿因於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殿劄子論事內一項言金國遣使有所邀求其他可從惟求割河北之地雖尺寸不可許但當答以祖宗境土爲人子孫固當守之且河北燕山接境賴塘泊以爲固今割以與之則險阻之地

盡在彼疆何以立國當擇使以死爭之其後金人犯
闕遣使議和李稅鄭望之等實任其事而金人所須
以親王宰相爲質還歸朝人割三鎮地索金銀物帛
之數後與李邦彥等廷爭以爲宰相當往而親王不
可往歸朝官當與而三鎮之地不可與金銀物帛犒
師之數當量力以畀之不然後且有悔當時議論與
羣臣不合因再拜乞罷蒙陛下厚恩撫慰再四俾專
治兵方時艱難不敢力請至於誓書之類並不與聞
然猶有力畱三鎮之詔以待勤王之師俟其大集因
欲以將帥之意檄軍前以改誓書旣而姚平仲妄作
小覲臣亦罷斥而三鎮之詔遂行方金人退師已遠
挾質以往必期於得地而後已如三鎮果下則異時
河北河東必不能守密邇畿甸宗社可憂萬一三鎮
爲朝廷固守不下彼必挾親王以行陛下手足之愛
何以爲懷由是觀之當時計議奉使之臣得不深罪
自金人退師後數日遣兵防扼不復尾擊蓋以親王
在之故然而金人本約親王至河而反今以爽約又
沿路屠僇橫死滿野則和議盟約已不可守異時旣

得三鎮別求釁端不旬日而至城下其患豈淺淺哉
今雖遣姚古种師中渡河爲三鎮聲援然相去金人
二十程緩不及事臣恐三鎮民心搖動或不能守將
來建置帥府與之對壘當於何郡控扼防托當以何
兵蓄聚糧草當以何法遣師命將當以何人夫四者
不可不預爲之隄防臣昨已具劄子奏聞乞令元建
議臣僚措畫未蒙施行當今所急無大於此願下臣
此章令在廷之臣集議其所長而施行之天下幸甚
太宰徐處仁劄子臣聞早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
不忘天下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昔漢文帝從代
來卽位纔數月之間有司固請預建太子唐太宗內
禪未踰兩月亦立太子何者當危疑之際所以正國
本繫人心也恭惟皇帝陛下毓德宸闈年垂一紀仁
孝聖哲日聞四方天下莫不歸心故一旦金人入寇
天步艱難太上皇帝舉神器以屬陛下而人無異議
天下帖然數旬之中胡馬宵遁社稷再安者蓋以陛
下種德之遠人心素歸故也然而滑夏之後國威實
行尙聞頗有不自安之人胥動浮言震驚於眾臣愚

竊以謂非早定元子之位無以鎮之法古者豫建國本以宰天下臣不勝大願如蒙察允卽降乞三省密院速下禮部太常寺討論典禮施行臣昧死取進止奉御札批付三省

二十七日迪功郎范宗尹奏臣竊謂方今天下之事可革者甚眾而欺罔之風革之尤不可緩夫鹿之與馬相去遠矣趙高謂鹿爲馬而二世惑焉蓋以天下而欺一人故也以天下而欺一人其禍可勝言哉臣觀國家自崇甯以來上自宰輔大臣下至州縣賤吏

靖康要錄卷四

五

莫不以欺罔相高是以財用匱竭生靈愁痛災異數見盜賊羣起而道君不知也前日之禍職此之由今陛下纘紹之初國步艱難之際正當明目達聰之時而臣下尙有肆爲欺罔者使此風復熾則天下之禍將有甚於前日者矣臣願明詔臺諫自陛下卽位以來中外之臣有曾爲欺罔者事無巨細已敗未敗悉仰檢舉彈奏以聞然後聲其罪於天下而重加誅責使天下曉然知欺罔不可復爲則陛下深仁厚澤得以下究矣取進止奉聖旨出榜朝堂宰職奏事延和

殿進呈車駕出郊迎奉道君儀注耿南仲欲盡屏道君左右內侍然後車駕進見李綱以謂不若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過爲之防恐卻有不可防者南仲曰易曰或之者疑之也古人之疑有所不免綱曰古人雖不免於疑然貴於有所斷故書有稽疑易曰以斷天下之疑倘疑情不解如所謂竊鐵者則爲患不細南仲不已綱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暗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以致於堯舜疑則暗暗則愈疑自疑與暗推之其患至於有

不可勝言者耿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暗而多疑所言不足深採南仲怫然而罷既退再召對於睿思殿南仲起奏曰臣適遇左司諫陳公輔於對班中公輔乃二月五日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豈可處諫職乞送御史臺報治綱奏曰臣適與南仲辯論於延和殿實爲國事非有私意而南仲銜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素所鑒察臣不敢復有所辯但臣以非才冒處樞輔仰荷特達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俟賊馬出疆道君鑾輿還闕然後

求歸里閭臣之願也今南仲之言若此臣豈敢復留願以公輔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上曰卿不須如此於是綱出居啓聖院不歸府入劄子求去章凡十餘上皆批答封還不允差御藥宣押造朝及押赴密院治事

二十八日少宰吳敏劄子伏見太學生陳東遭遇聖朝忠義憤發首陳去奸之義繼上用賢之請陛下虛己卽聽其言剛克沉潛或久乃施用東之被獎今適其時伏望錄東忠誠加以官使以諷在列奉聖旨補迪功郎賜同進士出身與太學生錄差遣

靖康要錄卷四

西

監察御史胡舜陟奏竊觀陛下踐阼之初以朱勔放歸田里天下莫不稱頌新政先於去惡然士論籍籍猶謂典刑未正臣請爲陛下言之論者曰勔施毒螫於東南爲民蠹賊爲國斂怨而臣復以勔有大惡不可不誅御前財物非天子私藏蓋欲廣儲蓄備緩急耳勔輒請爲花石什物之費今日百萬明日數十萬前後蠹耗不計其數東南常平司錢則取之向來燕山免夫錢宜不可取矣勔亦取之遂使國家財物內

外一空今日兵興之際幾不可支吾自發運使部刺
史以至州縣長吏屬皆勦以貨賂除授特謂東南爲
小朝廷於是令行私廷權移匹庶廢置予奪在牙頰
間夫人主之所以崇高者富貴也富以其財貴以其
權豈臣下所得而有勦閭閻賤人而專國家之財利
行朝廷之權勢而又奪民田宅以爲己有器宇服用
上擬乘輿田畝房廊跨連州縣此所謂支大於幹脛
大於股非國之利百姓所以愁恨士大夫所以憤懣
而切齒也勦之大惡如此天地之所不容而猶偃然

靖康要錄卷四

五

里第曾無少損何以懲不軌而昭典憲伏望睿斷賜
以誅殛籍沒其貲產凡勦所引用悉行廢黜以慰天
下之公願又奏臣嘗論朱勦放歸田里罰不當罪未
蒙施行臣更爲陛下具疏其惡勦市井之人也始以
高貲交結 奉花石及造御前什物前後十年
蠹耗御府及東南財用不可以數計凡進奉之物皆
強取於士庶之物未嘗酬直造什物則州縣之財爲
之一空所獻什物纔直萬分之一餘皆竊以自潤及
分遺權倖以徼恩寵故勦建旄鉞與將相有大功者

等子姪至承宣觀察者數人下迨廝役猶爲橫行賂
妾亦有封號汗辱名器中外不平勅與其子汝功汝
賢各立門戶招權鬻爵上自侍從以至省寺外則監
司以至州縣長吏官屬由其人子以進者甚眾貨賂
公行其門如市廢置予奪易若反掌遂使忠義之流
恥見纓紱以勅所引用布列內外也勅之田產跨連
郡縣歲收租課十餘萬石甲第名園幾半吳郡皆奪
士庶而有之守令爲用莫敢誰何人人銜冤痛入骨
髓是爲封豕長蛇薦食於民者也頃嘗引趙霖建三

靖康要錄卷四

三

十六浦閘及浙西園田驅二浙安業之民興必不可
成之役徒菑丁夫憂及下戶方時天寒役民於風雨
波濤之中死者相藉霖欲牟利獻勅督役益嚴吳越
不勝其苦盧宗原知徽州盡斂公錢遺勅驟引爲發
運使未幾得待制宗原培克六路被害妄興水利倖
求功賞實倚勅聲勢無所忌憚也徐鑄應安道王仲
閱等輩以常平轉運使錢與之舳艫相銜以往皆賴
勅以竊顯官小人多才窮奢極侈其居游園第悉擬
官禁服食器用上僭乘輿建御容殿於私家非所以

致嚴肅尊君父在京則以養種園爲名遷徙居民以爲宅所占官舟兵級甚多月費官糧充其私用臣近常論勸專國家之利行朝廷之權而勢侔人主者此也人臣之罪莫大於是如此而不誅則朝廷之法廢矣廢法以惠奸惡非聖朝所宜有伏望特震卽加誅殛仍竄流其子孫籍沒其資產凡所引用悉行廢黜以爲亂臣賊子之戒奉聖旨朱勔安置廣南籍沒財產監察御史余應求奏臣聞舜旣受命誅四凶而天下服者何也以其用刑輕重當於人心也陛下臨莅

以來元惡巨奸相繼誅逐而天下之情終未厭塞者以其用刑輕重未當於人心耳臣請陳之近年用事之臣欺君妄上專權怙寵蠹財害民壞法敗國奢侈過制賕賄不法者蔡京始之王黼終之則京之罪大於黼審矣隳壞軍政搆造邊隙棄盟啓戎括寇胎禍私取官物擅蓄禁兵者童貫始之譚稹繼之則貫之罪大於稹審矣佳花美石珍禽異獸挽車行舟水陸不絕割剝百姓荼毒天下者朱勔始之李彥繼之則勔之罪大於彥審矣外總樞府內預朝政用名士以

濟其奸盜文名以售其僞專爲諂媚以導主意競作
淫靡以蕩上心者蔡攸梁師成實爲之則攸師成之
罪同矣比者之禍職之八人今黼稹彥師成或殄或竄
而京貫攸勛尙從輕典罪罰之不同如此此軍民之
所以憤怨士論之所以喧沸而陛下有刑失之譏大
臣有庇奸之謗也伏望睿慈大正典刑放京攸於南
荒梟貫勛於東市以慰宗社之靈以決天下之望不
勝幸甚

制皇弟太傅鄆王楷爲鳳翔彰德軍節度鳳翔牧兼

靖康要錄卷四

五

相州牧太保肅王樞爲太傅淮南山南東道節
度使

制曰篤於親以興仁莫先立愛友於弟而施政不令
自孚朕嗣守慶基仰奉慈訓肆褒崇於同氣乃誕舉
於彝章咨爾在廷聽予作命皇弟太傅靜江奉國軍
節度使桂州牧兼鄭州牧康王不履常而達變迪
哲而允文傑才鍾河嶽之奇英氣稟乾坤之粹佩服
儒術居聞義理之多周旋虜營弗爲威武而屈克成
休烈載錫寵光河間大雅不羣茲聲華之特異東平

全忠成孝宜眷禮之有加屬棊極之云初肆宣恩而
自近其更旄於兩鎮仍衍食於名田嗚呼小雅編棠
棣之詩尤見急難之助開元箸眷令之頌是彰友愛
之符往體眷懷益綬壽嘏可特授集慶建雄軍節度
使亳州牧兼平陽牧依前太傅康王 制皇弟太保
武勝興甯軍節度祁王模爲太傅清海慶源軍節度
太保濟王栩爲太傅護國甯海軍節度 太保沂
王愕爲太傅河陽武甯軍節度 皇弟南康郡王枋
爲檢校太傅威武軍節度 鄆國公榘爲檢校少傅
橫海軍節度 皇弟太保景王杞爲太傅荆南鎮東
軍節度使 皇子大甯郡王諶爲檢校少傅甯國節
度使 皇弟太保莘王植爲太傅保平崇信軍節度 皇
弟徐王棣爲太傅山南西道武昌節度 皇弟平陽
郡王榛爲檢校太傅甯江軍節度 己上並以上卽
位推恩也

錢蓋除龍圖閣學士充陝西路制置使解潛充陝西
五路制置司都統制錢蓋專一措置京兆府等路保

甲前軍器少監郭忠孝差京兆路提刑兼同共措置
保甲

二十九日金人自過大河已見淪盟所有發遣歸朝
官并歸朝人並令依舊更不發遣

三十日臣僚上言伏見新除發運使宋喚儉佞庸狡
專事反覆早締交於王黼復聯姻於蔡攸叨竊寵榮
積有過惡朝廷近者再除喚發運使臣等謂陛下濶
略往愆責以後効未敢論列今聞喚乃包藏禍心
覆出爲惡構造不根之語脅持上下欲以離間陛下

靖康要錄卷四

三

父子之愛物論恟恟莫不疑駭伏望斷自淵衷早賜
竄逐又奏伏見宋喚以險詖之姿專爲反覆昨自發
遣罷歸旣欲自爲身謀又欲黨庇蔡攸盛稱蔡攸有
扈從之功又言上皇忿怒之意於陛下又自稱所以
解釋上皇之語於縉紳士大夫間聞其言者莫不駭
愕臣料喚旣於陛下之前妄言上皇忿怒之意以恐
動聖聽安知其不於上皇之前又構造疑似之語以
濟其私乎仰惟上皇誠心退託大寶於殿下授受得
人良所忻然陛下自行宮東去朝夕冀慕見於顏色

父子之間誠意相感如此上皇何事而致怒陛下何
心而有疑哉喚乃懷奸爲惡反覆離間如此不置於
理無以懲戒又貼黃稱竊見往者初疑金賊入寇喚
首除發運使其實護送蔡京蔡攸家屬盡往東南故
京攸一門與喚之家中外千餘人無一在京師者至
於京攸門下之士棄官而逃者甚眾其後公卿士夫
各遣家出京城十室九空實自喚首爲此計以誤之
也迹其罪狀誠不可貸欲望併賜施行奉聖旨宋喚
落職與在外宮祠

靖康要錄卷四

三

監察御史余應求表臣嘗觀自古中人預軍政未有
不爲患者故齊寺人貂漏師於多魚風沙衛殿而二
將見獲唐用監軍每無成功此可爲後世深戒者也
國家近年邊事專委童貫譚稹終成大禍幾危社稷
今兵革未弭選將命帥固當委任責以成功所遣中人
不過隨軍承受奏報文書而已不使之干預軍政也
竊見近者河東承受王嗣昌奏請畫一令日報將兵
覆驗首級提點賞犒催促糧運及差發探報動息出
入皆報承受所則是又預軍政矣雖名承受其實監

軍夫軍政不專於主帥而關決於承受則動有牽制
進退狐疑又唐之監軍多擁精兵自衛勝則坐分功
賞退則引兵先遁今嗣昌又責以隨軍步馬各兩隊
防護若近襄勾當抽摛隨行防護是又踵唐監軍之
迹也如此豈有同心赴敵死於行陣之意哉朝廷不
察其意而從之臣恐將帥依違不能專制又慮積日
累勞將爲監軍所制將自茲始矣臣又觀童貫之初
用事也爲熙河蘭會路承受而已旣而措置邊事又
爲安撫制置使又爲宣撫使終之爵郡王職樞筦種

之初用事也亦熙河蘭會路承受而已旣而爲勾當
公事又爲淮浙制置末乃爲河東宣撫使蓋其由來
有漸非一日之積也今嗣昌初爲承受許預軍政師
還有功後或任使豈不少假之權浸以隆盛安知數
年之後不復爲貫種者乎易曰履霜堅冰至言防微
杜漸當辨之於早也陛下方修法度以治內命將帥
以事外委任甚專不從中制慎守典憲無敢侵紊而
嗣昌陳請乃欲干預軍政擁兵自便首爲亂階漸不
可長伏望聖明追還所請重賜竄責以爲中人預軍

事之戒以示專任將相之意不勝幸甚奉聖旨王嗣昌奏請畫一指揮更不施行

臣僚上言臣等伏見蔡京父子當國日久竊弄威柄敗壞紀綱使朝廷失信於四夷致上皇負謗於天下軍民怨憤士論沸騰前後臣僚論列非一其他元惡巨奸悉已竄逐獨京父子尙遲回近甸未正典刑訪聞攸不自引避欲以扈衛行宮爲名僥倖入都竊聽民言深可憂慮者攸果入都城則百姓必致生變萬一驚犯上皇屬車之塵則坐不預言之罪伏望陛下

靖康要錄卷四

三

特降睿旨早賜黜責施行奉聖旨京攸累有言章京可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攸本合重責爲勸上皇北歸已降授太中大夫提舉宮觀特依已降指揮令前去省侍

制曰呂刑三千論罪莫先於無上舜功二十知人實本於殛凶若稽先聖之格言參酌庶民之公論肆於元惡敢廢刑章責授中奉大夫守秘書監分司南京致仕蔡京以疎虞不學之資挾輕果敢爲之氣自初登用首務更張巧緣紹述之名公肆劫掠之計列聖

貽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誅鋤略盡
竭府庫之儲以供浮費假爵祿之寵以市私恩黎元
愁痛而無樂生志士隱憂而至祈死當上皇之覺悟
畏天戒之昭垂屢明眾惡而斥疎卒以自營而收召
至交通宮禁黷用邦財眞同妾婦之爲莫識穿窬之
恥逮眇冲之臨御屬中外之艱虞靡知狗國之忠但
出全軀之策靖言蠹敗已無及於噬臍悉舉愆尤殆
不勝於擢髮彈章曩至匪朕敢私謂捨彼豺狼安用
狐狸之間而養茲稂莠其如禾稼之傷原情本合於

靖康要錄卷四

五

殲夷遠佞姑從於屏棄體予恩宥無怠省循可責授
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
聖旨內侍官觀察使銜內除去管內三字

靖康要錄卷五

四月

一日詔皇太子大甯郡王諶嫡長而賢年甫就傳可依大臣所請擇日降制立爲皇太子

二日臣僚上言近日朝廷元惡大憝悉行竄陞而殘孽未殄士論不厭李彥括田京東西賊民之大者監司守令助彥爲虐者猶未放逐監司如王子獻郡守如韓宗胄縣令如劉愿王澣此數人罪惡尤著王子獻在京東與彥爲姻好依勢剝刻百姓嗟怨欲食其

靖康要錄卷五

一

肉宗胄守唐日斂數百千以供西域剝膚椎髓民不堪命比因軍興調發恣橫滋甚至有自經蹈河赴井而死者不可勝計道路流聞情所不忍劉愿王澣挾西域之風殘虐百姓與宗胄相埒伏望亟正典刑使爲惡者知戒近見除向子韶爲京東漕其人操守堅正有徇國愛民之心凡李彥黨與在京東爲民蠹者宜悉使之究治鋤其根穴京西亦乞遴選漕臣如京東施行庶幾兩路編氓積年冤憤一旦消釋奉聖旨王子獻已施行外韓宗胄等罷京西路委井度餘依

皇弟相國公挺爲檢校少傅保甯軍節度 建安郡
王拱爲檢校少傅安遠軍節度 溫國公棟爲檢校
少傅靖難軍節度 嘉國公椅爲檢校少傅彰信軍
節度 儀國公桐爲檢校少傅肇慶軍節度 瀛國
公樾爲檢校少傅雄武軍節度 昌國公柄爲檢校
少傅平海軍節度 潤國公樞爲檢校少傅興德軍
節度 皇伯晉康郡王孝騫以下並加恩有差以上
卽位故也

三日車駕幸宜春苑奉迎太上皇帝

靖康要錄卷五

少宰吳敏奏臣聞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此風不
見於世久矣臣有私懇上恃聖眷敢冒陳之乃者侍
御史孫覲言太學諸生又將伏闕爲變而太學生吳
若爲之唱上誤聖聽吳若罷逐今孫覲旣責吳若未
還臣近稍聞外議謂若常言臣之過而臣勸陛下逐
之故至不復臣初不以爲信昨太學生上書亦有道
此者則若之有是言審矣臣愚竊謂如臣方蒙拔擢
任使而若乃能上書言臣之過此人之所難且以臣
之故而逐若此臣之所不安也伏望聖旨召還吳若

以慰眾論以明臣區區願聞其過之心以廣陛下求賢之意不勝僭越奉聖旨依奏是日太上皇帝入國門
五日聖旨依熙豐法監司守貳替並成資闕
六日駕詣龍德宮朝見太上皇帝
高陽關路安撫使陳邁中山路安撫使詹度並奏殺獲虜寇其金人已過保州出塞前去保護僖祖順祖陵寢並無疎虞

詔曰朕承祖宗之休烈嗣守厯服夙夜興寐弭躬節

靖康要錄卷五

三

事日再御朝深訪元元之疾苦務使安之而聞四方郡縣吏奸故習叨憤弗革朕甚悼焉頃緣捍寇俾招戰士聞荆湖間至居民等第雇募財匱力屈軍食調發固已騷動而京西漕臣驅民陸運牛車擔負老壯道斃今若此類則云少間然而貪吏盜攘苛吏措克種種如故租稅拆科至增數倍供億和市或勿與直吏治之悖繆如此而欲望王澤究宣邦本安阜其道甚艱朕方詔輔臣擇清名吏出案此屬使重置於法故先播告監司守令庶幾承風遵畏簡書自求新益

以稱朕意毋忽

七日制尙書左丞耿南仲除門下侍郎

知樞密院事李綱四上劄子以昨與大臣議論不協之故橫遭誣讒有玷國體欲乞罷免奉御批今封還卿奏豈可如此朕委付之意至矣更勿少疑不得再請雖累百章亦當封還又詔卿屢貢封章懇求去位日陳危懇甚駭予聞乃者虜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卒眾數十萬忠憤所激不謀同詞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何所不可故卿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諒卿

靖康要錄卷五

四

之不預知也前日宰執臺諫沮師敗謀格塞公議已悉罷逐方今四海所賴以爲輔佐多聚廟堂朕於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自以爲庶幾焉卿其深體朕心亟安厥位以濟國事

制曰朕以菲德獲承丕基圖政罔協于中施澤未究於下攬有司之抗議援故實以力陳謂慎主器所以嚴七廟之承謂早建儲所以系四海之望欲邁國家千歲之盛治宜稽漢帝初元之舊文朕恐焉以慙懼然而改惟縉紳之言甚大念祖宗之計莫先勉狗眾

懷遂正國本誕揚顯冊敷告外朝皇子檢校少傅甯國軍節度使太甯郡王誕生有奇姿性得異稟弱靡好弄屹爾成人之儀長則嗜書粹然盛德之器比肇封於西土猶虛位於東宮是用憲祖之彝章信龜筮而協吉實天心之是佑非朕志之敢私嗚呼朕方遠慕成康之隆近圖文景之懿庶阜民俗克靖我家惟爾益懋於今猷惟爾益勤於典學忠以勵庶邦之享孝以興天下之仁時其榮懷爾益譽處可立爲皇太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

靖康要錄卷五

五

八日臣僚上言知陝州王復闖茸貪饗臨民無狀蓋王黼童貫梁師成之僕隸也交結近習賂遺權貴進非其道處非其據今雖落職猶以通議大夫玷守名藩不知汰斥未厭輿論奉聖旨王復放罷

臣僚上言國朝因唐舊制刊定三品五品之服每郊祀慶成疏恩四海有司以告然必限以歷仕之年拘以通籍之列除其罪故去官之日如是乃得五品服焉又如是而官至大夫乃得三品服焉一坐汗墨終身不預也其法可謂嚴矣唯中外更踐實兼望著則

燕朝對啟間有特賜之寵以昭異數然率三數歲不一有也近歲服章之濫未見前比兒童稚齒垂金拽紫袂相屬扇相摩也外則部刺史州縣之吏托以辦職亦獲此賜夤緣干請薦糾指笑而特賜者十常三四矣又復聽以婦人冠帔改換於是執政大臣王侯妃戚之家子孫弟侄內外姻黨人人得之朱紫紛亂不勝其濫矣習以爲常恬不知愧方陛下修明綱紀裁抑僥倖服章之弊安可不革昔唐宣宗重惜報章有司常具緋紫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具

一故當時以緋紫爲榮伏望明降詔旨自今不許因事特賜與援例改換其目前非緣陞對元係臣僚賞賜與冠帔改換者在京委禮部在外委郡守移牒告諭俾之自陳悉從釐正若官品相當及曾任從官以上者自合如令其賞賜金帶者亦乞在此施行奉聖旨依奏

御史臺言根究到保和殿大學士蔡行自我寇迫近畿甸之前擅去朝廷逃歸東南奉旨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襄陽府安置又根究到工部侍郎馮溫舒非

因差出擅離職守奉聖旨馮溫舒落職

徽猷閣直學士河北都運呂頤浩差提舉西京崇福

宮

詔吏部隨龍人令取索推恩數內門下侍郎耿南仲
遷正奉大夫資政殿學士王易簡遷中大夫應隨龍
官吏并諸色祇應人等有官資人各與轉四官無名
目人並補承節郎 譚世勣李熙靖並除顯謨閣待
制提舉醴泉觀依舊管勾龍德宮

詔龍德宮日具道君皇帝起居平安以聞

靖康要錄卷五

七

九日少宰吳敏奏皇天眷佑有宋以開中興之業詩
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今日之謂也方今民未懷德
敵未畏威謂宜大更革以承天休而玩歲愒日何以
有成臣不勝大懼伏望明詔宰執置司辟屬遵上皇
詔旨取祖宗舊法悉加討論復其宜於今者以幸天
下成王酌先祖之道宣王復古庶幾在此奉聖旨依
奏置司討論既而詔少宰吳敏太宰徐處仁各薦舊
官十員仍差宰臣充詳議提舉官徐處仁踏逐到呂
本中范宗尹爲吏房趙柎李車爲戶房劉甯止張先

幹爲兵房安元方若爲禮房莫儔爲刑房劉彥遠爲
工房吳敏踏逐到梅執禮晁說之爲吏房張懋向子
諲爲戶房折彥質爲兵房孫傳爲禮房胡安國李朴
爲刑房李彌大江端友爲工房於尙書省令廳置司
以待從官爲參議餘官爲檢討分六房使各討論限
半年結局奉聖旨依奏提舉官差李綱吳敏徐處仁
太學生陳東補迪功郎除太學錄旣而東辭不受命
少宰吳敏劄子奏道君皇帝方舉堯舜之盛德以授
聖神而陛下方建宣光之大功以安宗廟茲者行宮

靖康要錄卷五

八

還宮法駕郊迎慈孝藹然契潤悲喜天地爲之開霽
神人莫不感動中外大慶古今所無此誠宗社之休
臣民之福也臣聞嚴君平爲人父言依於忠爲人子
言依於孝臣竊謂今日羣臣之任正在於此願下臣
章曉諭羣臣使凡進見於上皇之側者皆能發明聖
孝晨夕思慕之心以助慈愛凡進見於陛下之側者
皆能傳道上皇聖慈起居悅豫之意以安孝心雖二
聖交懽天性至情無待於此然先事而言臣之職也
臣不勝大願奉聖旨依奏

少宰吳敏劄子六經垂訓蓋天地所以奠世法也猶之江河淮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自三代以後凡生民有一飯之安皆六經之功世蓋由之而不知獨恨更秦之禍禮缺樂亡而近者王安石以經術自任又廢其一其意以謂魯史旣亡而三傳不足取信則春秋永無可考殊不知聖人作經豈不料後世羣言次第湮沒而此經獨存當是之時聖人豈不欲明其說於天下且人之立言辭不達意而必待補足其說則其文亦繆矣而聖人之經豈乃如此是蓋勿思之甚

靖康要錄卷五

九

也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易明天道而春秋著王法譬如覆載之間象緯昭於上而形質列於下是皆一氣所成然則文王之作易孔子之作春秋是皆周禮之所在也臣愚願下明詔復立春秋學官今歲貢舉遂以取士庶幾同講聖人之遺經以輔世教臣不勝大願奉旨依奏

臣僚上言河陽鄭州當兵馬往來之衝京西路漕臣陸宰未嘗過而問也但自爲逃竄計不復以國家爲意奉聖旨陸宰落職送吏部

少宰吳敏劄子臣伏聞布衣江端友隱居京城東郊
素有高行士大夫多稱道之臣頃見吳开詳言其迎
養所生之母孝又嘗聞縉紳誦其詩而端友躬耕蔬
食守節自重頃聞講議司欲招之端友訖不肯就自
陛下卽位求直言端友當圍城時上書論事甚眾而
終不肯一至公卿之門近者陛下招延草茅鄒柄任
申先尹涪鄧肅之流偶未及端友臣愚伏望特加官
使以風四方奉聖旨賜同進士出身與補承務郎

十日王永從吳澂楊邦直皆係騷擾東南之人臣僚

靖康要錄卷五

十

累有章疏永從降授秉義郎致仕吳澂楊邦直並除
名勒停送諸州編管日下押出門

十三日乾龍節百官上壽賜宴於紫宸殿太上皇帝
賜功德疏一軸香山子一座眞龍卵瓶眞鳳嘴杯各

一

种師道种師中等奏昨奉聖訓保守三鎮驅逐金人
出界其中山河間府兩鎮并沿邊州軍並已平安獲
到賊俘并歸業人口不計數目奏聞事

十五日太宰徐處仁劄子唐馬周上疏太宗言陛下

誠欲厲精求政不煩遠求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臣愚以馬周之言可謂切於治道乃者金賊乘虛深入蹂踐陵侮無所不至國朝以來未有此辱陛下初卽大位日御便座延見羣臣視閱四方奏報與士民所上章往往夜分不寐而又恭儉約素無所嗜好專以天下國家安危存亡之機拳拳於心勤勞可謂至矣故不二月而金賊出境社稷再安此豈股肱翊贊之助爪牙宣力之効哉蓋聖德勤儉得天心之助也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詩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臣願陛下日慎一日雖休弗休凡脩身治國之要必稽之於祖宗考之於今日如嬪御之多寡宴游之疏數土木之營造道佛之齋醮近習之權寵戚里之祿秩賜予之厚薄費用之豐約凡欲有所爲必仰而念曰祖宗之法何如靖康之初何如三復審諦然後行之則國勢安強民情悅豫紀綱立而夷狄畏足以刷金人深入之恥矣伏望陛下畱神於斯入者朝夕思之如盤盂几杖之銘不忘於起居飲食之間業兢兢常如今日則陛下可以比隆堯舜之盛治而

臣愚亦庶幾馬周之忠君臣俱榮不其偉與奉御札覽卿所奏甚善朕志素定無有少易

太宰徐處仁劄子學之爲王者事誠先務也陛下毓德春宮十有二年寢門問安而退以經史自娛臣聞靡不有初終之實難願陛下數御延英延見講讀之臣仍依故事時召宰執並赴講筵所究經義詢求治道探之以驗物稽之以決事興起治功並隆於唐虞三代之時實天下幸甚奉聖旨依奏

臣僚上言否泰以類相及而君子小人各以其類相

靖康要錄卷五

十一

爲往來方今天下奸惡私職蕪穢郡縣戕賊黎元凡才無爛羊之能濫寵有續貂之歎吏部充塞無闕以擬注版曹空匱不給于祿廩若不一大鏟革恐終不可有爲今以軍興多故郡縣餉運鞭笞良民無直而糴上下皆弊公私共勞而奸宄無用之人坐糜食廩之蓄此所謂繁其華去其實而披其根枝傷其心者也願詔吏部稽攷庶官凡由楊戩李彥之公田王黼朱勔諸道之應奉童貫譚稹等西北之師孟昌齡父子河防之役與夫夔蜀湖南之開疆關陝河東之改

幣吳越山東陂田宮觀池苑營繕之功後苑書藝文字庫箚之賞淫朋比德各從其類又若近習所引獻頌可採効用宣力應奉有勞特赴殿試之流此皆殃民蠹國敗俗妨賢奸兇取位賕賄買官所叨恩數不限高卑一切追奪還其本秩若非士族而橫竊名器如節度橫行之責任秘殿延閣之華資或以童稚奴僕而濫膺或以商賈胥徒而貨取人人論列簡牘徒繁願令吏部略具闕閱諸臺諫分司看詳上之朝廷次第裁抑其坐公田等事如鮮于可等非理譴逐

靖康要錄卷五

三

宜自元斷日月復其資秩恩數量才旌擢以勸忠良然後位著可清賢能可進民生可安國用可節昔唐去斜封墨敕之官一日停數千員不以爲疑則今亦何難之有夫糞土爲墻則匠石不施塗墍鄭衛調瑟則后夔難致簫韶願陛下順天休命而一新之奉聖旨依奏

顯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李倫落職提舉華州雲臺觀以任大理卿日與朱汝賢爲儔侶平江府事皆取決朱勔之家也

聖旨王黼家屬特令任便居住其咸平縣墳地約三頃蘇州田產歲課約二千石並特與給還

戶部尙書聶山罷領開封尹詔賜聶山改名昌

監察御史胡舜陟奏竊聞河北金寇已遁今日備禦之計尤不可不講蓋金寇往來中國如踐無人之境其鋒未嘗少挫而又載金帛以往轂擊而肩摩毆略產蓄與夫編民子女襁屬不絕一舉而獲利如此輕我之心必甚復來之期今秋決矣古人所謂來而不能困去後未易服者此也然則邊患之事今爲急務

靖康要錄卷五

四

正使愛日之圖孜孜汲汲以至折膠之時猶恐勿及若曰寇退未必復來偷頃刻之安務省簡之集臣恐禍至甚於前日傳曰日中必蕞操刀必割貴及時也時惜易失而難得從時者若救火追亡蹶而趨之若夫邊城以北深溝高壘據其要害集其走險使騎不得越明斥候謹守備選將以任之練兵以使之積粟以實之誠爲今日先務經營措畫今其時也舍今日而不爲恐無及矣蓋自童貫開燕以燕爲邊面如雄州中山河間疆場備禦一切廢罷凡百邊事久習誕

護兵以少爲安粟以無爲有將以不才爲才臣願陛下詔三省樞密院使各加意務爲實事更惜寸陰而爲之先條邊防之事其大者有幾雞鳴而起曰今日爲某日用某人明日亦然而日復一日所爲不輟庶幾能爲先患之防向蔡靖到燕山日以危急告朝廷而白時中李邦彥恬爲無慮失其機會遂使胡騎長驅莫之能禦臣所以乞朝廷孜孜汲汲措畫邊事恐蹈覆車之轍復貽陛下宵旰之憂也伏望睿斷督責大臣使之愛日措畫邊備天下幸甚奉聖旨三省措

畫

靖康要錄卷五

十五

十六日臣僚上言臣聞唐德宗巡狩奉天自發洋州百姓進獻瓜果欲與散官陸贄不可曰爵祿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惟助功才德所宜處之夫散官虛名也贄猶力爭至數千百言而巳誠以所係者重也臣伏聞上皇東

以下缺七字

此乃臣子之常

分何足爲功兼供饋之物自一毫以上皆出行人及坊郭鄉村有物力之人非出於供饋者之家也供饋愈辦則剝民愈深臣訪聞其間巧於謀身者多是交

結近習縱其請求須索無藝往往緣此得其權心揄揚贊美達之上皇遂至增秩賜金行宮如市有再任有三進官者有賜黃金至百兩者有召赴都堂審察者濫賞橫賜非散官之美也陛下修明百度抑絕奔競如此而士大夫冒犯廉隅僥倖苟得如彼況上皇鑾輿還闕將士冒行陣突鋒鎬以衛護社稷者或橫屍原野暴露邊鄙未聞少加恩典而首及州縣猾邪之徒非所以示天下之公也所有遷官進職指揮伏望寢罷以安人情契勘上皇經由道路宣力人甯陵

靖康要錄卷五

十六

知縣趙子游喻先祖葉景述各轉三官等聖旨轉三官人轉兩官餘轉兩官人轉一官欽官欽官欽官御史中丞陳過庭言國家承祖宗積累之盛比年以來國用匱乏海內空虛細民愁苦盜賊縱橫金人乘中國無備敢以數萬直犯京闕者蓋將相大臣同惡相濟二十餘年所以至此蔡京竊弄威柄於前王黼竊弄威柄於後蔡京王黼敗壞法度於內童貫蔡攸敗壞法度於外爭權競利其初雖相為矛盾至於包藏禍心害民蠹國則若合符節然竄殛之刑獨加於

王黼而蔡京童貫止於善地安置而已罪同罰異其誰不疑雖天心隆恕務欲保全奈天下憤嫉何奈四夷侮笑何若京及貫不肆諸市朝不投之荒裔誠不足以厭天下之意奉聖旨蔡京移衡州安置童貫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

臣僚上言伏見朱勔父子皆衡州一處安置典刑未正臣竊謂人臣之罪莫大於僭越義在不赦謹按朱勔於私家建神霄殿乃妄奉上皇御容於其中恃此齎持上下凡節朔郡縣吏與監司經由皆朝拜於其

靖康要錄卷五

十七

家人臣之家有朝拜之稱此何理也借應奉挽舟之名私募人兵數千實以自衛不隸州縣結爲死黨大逆不道迹狀明甚竊弄威柄江淮以東均被其毒魚奪民產無有紀極如平江司理院意欲得之州郡卽時遷徙無敢不從者凶焰如此若不早爲之所竊恐別致生事伏望肆諸市朝與眾棄之散遷其子孫投之四裔以絕奸倖天下幸甚奉聖旨朱勔移韶州羈管制以檢校少保平涼軍節度范訥爲右金吾衛上將

軍依前中太乙宮使訥以疾辭節故有是命

制加鎮洮軍節度种師道爲太尉依前河北宣撫使
聖旨朱勔子侄分散諸州居住朱冲朱勤官爵並行
追奪

監察御史胡舜陟奏伏見臣僚論宇文虛中罪狀宜
正典刑陛下俯徇公義特罷樞筦然猶以資政殿大
學士知青州士論藉藉豈所當得謹按虛中天資奸
佞善麗權貴始由梁師成以進其後童貫平燕遂爲
參謀凡貫欺妄君父文飾已功而見於章奏者皆虛

靖康要錄卷五

六

中爲之自貫始開燕薊謀取雲中蠹國喪師妄竊功
賞招納叛亡搆成邊患皆虛中主謀及貫聞寇至棄
兵遁歸而虛中亦與之偕來遂使邊域不守胡騎長
驅在律當與貫相次受誅也朝廷猶責以後效進大
學士用爲軍前宣撫使虛中輒遁逃淮南至煩聖旨
遣內侍追尋始趨闕下自知罪惡昭著不可逃責乃
巧詞詭說求使虜帳是時和議已定虛中何與焉掠
爲己功遂參樞廷其懷奸謀國方命營私罪不在王
蕃之下自朝廷議割三鎮凡士大夫以至閭閻僮夫

匹婦莫不皆以爲非獨虛中與李柅李鄴鄭望之輩以爲當然其意實欲賣國結虜自爲身謀於是爲虜張大其勢恐脅朝廷李鄴謂虜如龍如虎虛中謂體生鱗甲不可與敵是反於虜爲說客使我畏縮甘心割地古人罪六國之臣曰外挾強秦之威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虛中之謂也今以秘殿峻職出鎮巨藩欲望早賜流竄以爲誤國方命者之戒所有錢蓋嘗仕邊帥無過失乞且畱青州以免數易之弊奉聖旨曾孝序差知青州宇文虛中候替

人到發來赴闕 聖旨宰執請受可權支三分之二支賜減半支一次從少宰吳敏之請也 聖旨梅執禮吳开楊時並兼侍講王寓莫儔孫傳並兼侍讀餘並罷

幹離不遣計儀使賈寔副使冉企有議三鎮未下就差王球引伴到闕時球至中山鎮望都縣趕及肅王幹離不以三鎮未下未令肅王回故遣賈寔等隨球先來 制太師鎮南軍節度鄭紳進封樂平郡王駙馬都尉康國公致仕錢景臻加食邑應道軍節度朱

孝孫加檢校少傅鎮安軍節度劉宗元加食邑岳陽
軍節度王舜臣加檢校少師鎮海軍節度劉延慶加
檢校少保保靜軍節度姚古加檢校太師奉國軍節
度高俅加檢校太保保信軍節度劉勳加檢校太保
武成軍節度劉敏加檢校少師瀘川軍節度錢忱加
檢校少保嚮德軍節度張楸加檢校少師陸海軍節
度鄭翼之安德軍節度鄭成之並加檢校少師
少傅鎮西軍節度衛國公余深加食邑

十八日臣僚上言寶文閣學士前知京兆府盛章昨

自罪廢覆蒙收用宜率德改行上敷朝廷之意而章
虎狼之性不悛豹舄之毒滋甚肆行兇虐毒流一萬
近者召兵關陝以赴國難章坐觀事勢遲留不行進
無勤王之心退有營私之志而乘時作威一日殺僇
無辜者數十人軍兵洶洶幾至變亂賴朝廷已賜廢
罷使之赴闕蓋是從官罷帥之故事非召還也例皆
止於近地陳乞外任或宮觀未有乘此徑赴闕廷者
章志在苟得無復廉恥聲言召還遽至城外臣恐陰
懷結搆復圖進用若萬一使之立朝則民庶忿怒之

情士大夫公議不與必至喧沸伏望與一外任宮觀
不得復入國門以爲奸邪小人苟得無取之戒奉聖
旨依奏差提舉江州太平觀

太宰徐處仁劄子乞將河北河東京東京西路應係
官田召募強勇使爲永業並依陝西弓箭手法以爲
民兵又乞漸修馬政以爲禦戎之備奉聖旨並送詳
議司

聖旨揚武知縣蔣興祖長垣知縣上官敏功能死于
職守各贈五官與一子恩澤太康知縣國材扶溝知

靖康要錄卷五

五

縣厚惠下東明知縣宋晟能率眾守禦與改官入
尉氏主簿曹嗣宗巡轄李充美因賊至皆死於職守
各贈三官與一子恩澤雍邱縣丞趙不矜攝縣事措
置有方賊不能犯城鄆陵縣監酒稅趙子璆能率眾
扞禦各轉兩官鄆陵知縣張膺因賊犯闕乃稱母喪
輒去官守賊退復就職可除名勒停鄆陵縣尉金賊
未至而遁可勒停

宣教郎武安國武翌郎王觀奉使絕域

十九日門下侍郎耿南仲言臣竊見陛下卽位之初

夏國賀正人使襲用前例持珠玉而來欲邀厚利三省同奉聖旨夏人賫到珠玉更不收買賜錢一萬貫又開封府籍沒到王公之家有雕鏤靡麗之物甚眾奉聖旨華侈什物並行毀棄於是開封裒集華侈什物焚於通衢都人聚觀無不嘉歎以此見陛下不寶遠物不貴異物以敦朴爲天下之先也臣竊記陛下初立爲皇太子曾具劄子奏上皇乞裁減東宮庶事其言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立身之始敢不念茲今兩降聖旨如是信克踐其初矣臣聞古聖帝明王所以風化天下事不在大亦不在多發於至誠而天下化矣史稱漢文之德化亦不過一二事而已陛下日新斯德久而不渝則民風厚邦本固漢文之地不足道也伏望收臣所陳宣付史館奉聖旨依奏

監鳳州酒稅務徐秉哲行殿中侍御史

良對下

二十二日御史中丞陳過庭奏近年建節之臣雖胥吏廝役輩亦有濫除者功臣貴戚羞與爲伍比者平涼節度范訥抗章有請願歸環衛聖恩隆厚特授以右金吾衛上將軍制命一頒眾皆欣忭臣計相繼亦

有請者今欲乞除宗室及實有軍功人別作措置外其餘節度並依范訥換授施行奉聖旨令吏部開具除授因依聞奏契勘鄭紳係太師鎮南軍節度余深係鎮西軍節度奉聖旨鄭紳爲上皇皇后父特免換外余深特進觀文殿大學士

王易簡除資政殿大學士

制皇弟南康郡王棊進封和王平陽郡王榛進封信王皆以將出閣也

二十三日臣僚上言竊以國家治亂在用人用人在

靖康要錄卷五

五

責實熙甯間王安石執政改更祖宗之法附會經典號爲新政以爵祿招誘輕進冒利之人使爲奧援挾持新政期於必行自比商鞅天下始被其害矣以至爲士者非性命之說不談非莊老之書不讀上慕軒黃下比堯舜三代以漢唐爲不足法流弊至今爲害日久晉以王衍溺爲莊老遂至南渡今天下之士操筆弄墨朝誨夕講升孔子之堂宗虛無之教而欲風教不壞朝廷又安其可得乎朝廷以科舉取卓偉之才以詩賦待才能之士以策論試操守之節或質以

吏學或要以時政今之策士盡成虛無不根之言欲
士詳於古今治亂不可得矣國家以詩賦爲名臣者
不可勝紀變更舊章之後至今五紀特立不羣爲大
臣幾何人哉國富民康果及祖宗之時乎不待辨說
可知矣今國威不彰由用人不責其實救之之術莫
若遵祖宗成憲王安石解經有不負聖人之旨者亦
許收用至於老莊字說並行禁止奉聖旨送禮部詳
議

聖旨陳瓘子正臬昨緣言蔡京坐罪不召赴闕取旨

靖康要錄卷五

五

與差遣

二十四日手詔朕初嗣厯服遭時艱難犬羊之羣敢
肆陵侮侵犯邊境達於都畿賴祖宗社稷之靈賢士
大夫勤王將士之力以克并禦而倉猝之間大臣失
計劃三鎮以賂之天啓朕心屏去奸回決策堅守今
者重兵尾襲騎賊遁逃朔部無虞與天下同慶然而
虜情狡獪未見所懲秋高馬肥慮復侵軼昨以虎符
起天下兵控扼邊陲蕩攘羣醜則何以震懾狂虜奮
張天威以定中興之業詔到仰諸路安撫總管鈐轄

司各下所管州軍遴選將佐訓練正兵招填闕額繕治器甲儲蓄芻糧預備軍須以聽朕命夫一歲之間再勤師旅良非獲已其攄大憤以圖休息茲惟其時條件付樞密院施行

司諫陳公輔言臣蒙陛下不以臣狂愚擢在諫省此古者拾遺補闕之官自宰相執政以下臣能論之皆不爲難唯於陛下聖躬倘有遺闕臣拾而補之茲爲稱職臣所以不避鼎鑊之罪上干雷霆之威伏惟睿慈特賜矜察臣下情不勝惶恐懇切之至臣竊覩陛

下以孟夏享景靈西太乙宮遂幸陽德祐神觀臣淺陋不熟本朝典故不知享親之後退而游幸祖宗有是例耶抑近臣爲之若近臣爲之自不可爲法若祖宗之例亦有可議焉夫誠心齋戒以薦神明瞻其威靈如在其上退而思之不忘於心豈容於此日擁嬪御具聲樂以肆游幸之樂耶臣恐此舉不足以示孝也臣又觀陛下自初卽位恭謝之時輿服朴素儀衛簡約以至供帳什物伶倫官侍皆少於今日然百姓觀之莫不歡呼感戴以手加額皆言恭儉之德過乎

仁祖矣陛下前日之出輿服鮮明儀衛眾多以致供
帳什物伶倫官侍皆盛於向時然百姓觀之已有相
顧駭歎竊訝之者安知其不聚談族議謂恭儉之德
不如仁祖乎仰惟陛下天性恭儉自養德東宮以至
卽位之初未嘗少變今日之事必左右近習之臣以
諛言媚惑謂陛下有崇高富貴之勢必務爲光華盛
麗以歆豔觀聽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區區於此
是特示天下以不廣也況今寇難未平民力未裕財
用未饒兵計未辦臣下之奢僭未革風俗之滯靡未

靖康要錄卷五

五

消全在陛下恭儉節用如大禹文王以救今日之弊
豈可僭爲奢靡異乎初卽位之時使百姓議之乎臣
竊爲陛下惜之也太上皇帝奉養素厚陛下不可薄
乎親必須損已所有以供奉之若陛下不自過爲儉
約而供奉上皇又欲隆厚則天下財物何以給之哉
臣愚伏望聖慈今後孟享旣罷卽時還宮其餘行幸
除詣龍德甯德二宮外皆乞暫罷蓋上皇旣居外宮
非時不出陛下亦自不當游幸仍願車駕之出務令
簡儉但如初卽位時可也此臣得於百姓之言爲然

蓋彼見陛下自初卽位恭儉之時簡儉如此今未三月儀物稍多若是自此天下無事之後豈不復肆侈靡之欲也非獨百姓憂之臣固以爲深憂也傳曰有始有卒者惟聖人乎唯陛下念之臣愚昧不識忌諱觸冒宸聰無所逃死在陛下處之而已奉聖旨孟饗今後更不復帶過宮觀儀衛輿服依係故事伶倫聲樂朕素所不好並未嘗用左右嬪御盡舊數皆已放出不曾設置供帳飲食已曾減省可更令簡儉披覽忠言倍深欣歎

靖康要錄卷五

五

二十五日宇文虛中落職與宮祠鄭望之李鄴昨除戶部侍郎給事中指揮更不施行王孝迪落職南京鴻慶宮

臣僚上言上皇聖旨有曰縉紳賢能陷於黨籍此上皇晚悟之意陛下皆宜奉承不可緩者也近日黨人中惟司馬光獨蒙褒崇如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皆猶未及公著逮事仁祖稱其有顏氏之節英宗仁宗尤加禮遇神宗嘗賜手札曰託中外腹心之寄均皇家休戚之重無逾卿者其眷遇可謂至

矣備載國史不可誣也凡在元祐黨籍皆一時名流願一洗之悉追還舊職與合得恩澤如陳瓘鄒浩在建中初並命言路天下稱爲鄒陳今瓘已褒贈而浩未見其敘復願早賜施行以允公議奉聖旨令吏刑部開具職位姓名元犯因依及未曾牽復不管漏落具狀申尚書省 聖旨臺諫天子耳目之官宰執不當薦舉當出親擢立爲定制急速報行

臣僚上言仰惟太上皇帝崇奉道教獎借羽流嘗降旨立視官之法寵以虛名他事不容其比擬聖意斷

可識矣名品旣定僥倖漸萌陳乞百端遂同文階入雜壓封贈其父母奏補其親屬身死有遺表恩澤坐立與從官爭席其家得爲官戶其親得以用蔭且市井小人僕夫賤隸皆可披戴所費不過百十緡因緣請托一爲道官恩數遂與士大夫無異又有挾陰陽卜祝及詭怪誕妄之術得先生處士之名官視正郎恩數越于道流其在外者則緋袍象簡冠帶魚袋出入州縣軒然自得士人爲之切齒上皇察其有害無利去年冬嘗詔罷道官又詔道錄院道官品等一切

指揮並依元豐法頗懼天下之憤且視官之法旣罷其人與編戶等耳其封贈祖父母而弟姪尚可用蔭其奏薦恩澤而親戚尚在仕途根本旣伐枝葉何得獨茂乎欲乞諸路委監司一員差官根究拘收毀抹入官盡削官戶之籍若先生處士其人原不以伎術進身果有德行道藝爲士流推服者許報奏別給如違並科違制之罪奉聖旨應道官處士先生封贈奏補告敕委諸路提刑司拘收類聚繳申禮部

二十七日監察御史胡舜陟奏伏見今日搆成邊患

靖康要錄卷五

五

幾傾社稷實自歸朝官趙良嗣便佞狡獪虜中奸雄始得罪於其國而逃童貫得之延爲上客遂與金人有海上之盟因以叨竊蒙祿日與貫謀開燕敗契丹百年之好召金寇侵陵之禍以良嗣肆諸市朝未足以償吾赤子肝腦塗地之苦今猶居柳安處善地典刑未正公議不容近童貫亦移柳安可使三賊共處伏望特賜睿斷戮之於市其指揮使楊思順妻濟陽郡夫人侯氏與其家屬並徙嶺表以快天下憤懣之情奉聖旨趙良嗣取首級

二十九日聶山除開封尹恩數並依尙書例梅執禮
除戶部尙書王時雍工部尙書

臣僚上言近請置詳議司討論祖宗舊法雖已許置
司辟屬而言者屢論以爲不當置見今未曾開局欲
乞更不置司如聖意尙欲討論卽乞令尙書省六曹
各具其事上之都省送中書省取旨施行奉聖旨依
奏

臣僚上言馭將之方屢以爲言如何瓘子若孫當行
削奪羈置庶使將帥知逃遁者禍及子孫有以累具

靖康要錄卷五

三

心至於姚平仲恐當差人根捕行遣倘或又如往歲
藏竄半年以幸復用無所懲艾奉聖旨何瓘子孫並
勒停送唐州羈管姚平仲立賞錢三千貫召人告捉
白身與承信郎有官人轉三資 聖旨資政殿大學
士高伸除延康殿學士宮祠高堯明追五官勒停馮
溫舒蔡脩並依已降指揮以御史臺根究到擅離職
守故也

御史中丞陳過庭言罪惡之著莫甚蔡攸當京擅權
專政彼則以陰謀詭計出入宮禁外示異同中實附

會及童貫興師召亂彼又副之出搆邊隙歸冒重賞以襦袴之資而當大位以斗筲之器而握重兵蠹國害民亞於京貫竄殛之罰不可以免今雖降指揮令侍京於貶所又官爲大中大夫列於侍從如是而曰竄斥可乎又奏京以奸惡竄之遠方諸子及孫自當隨侍今脩居杭州攸居宿州諸孫居拱州各遣妻妾自圖安便其不孝又甚矣宜令所屬發遣赴京貶所庶稍知人倫之義奉聖旨蔡京等久稽典憲眾議不容童貫移英州蔡京移韶州朱勔移循州蔡攸可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蔡京子孫分送湖南朱勔子孫分送河南京攸貫勔並差使臣管押前去 又奏臣竊惟太上皇帝聰明仁恕圖任宰輔惟以誠心委之不疑而左右大臣勿克奉承託正論以爲奸飾浮詞而肆誕倘可取悅一時雖貽後世之憂勿顧也倘可持祿固位雖貽四海之患勿恤也自蔡京作相二十年假紹述之名而無紹述之實作威作福紛更妄舉致使熙豐法度蕩然掃地王黼繼之七八年間托享上爲名而無享上之實懷奸營私招權納貨致使奸賊

之吏布滿天下凡於古無所稽攷於今無所依據則
必曰自我作古臺諫敢有論列有司敢有申明則必
曰規搖時政竭民力耗國用以博虛名則必曰此三
代甚盛之舉也崇儉約抑浮冗以圖實效則必曰此
五代鐫削之計也每建一議立一法未見是非利害
必立嚴禁不得干與又立重賞許人告訐大臣坐視
而不敢言黎庶懷憤而無所訴監司守令觀望風指
惟恐奉行之緩天下化之悉爲文具於今而後不可
不戒臣愚伏望聖慈特降明詔戒飭中外臣僚各究

靖康要錄卷五

三

乃心以揚職業雖朝廷已降指揮施行專件或於民
間不便於政事有妨者並許開析利害申陳勿以前
日憚于權臣不問可否到卽施行爭報就緒而已庶
有實利及於天下豈勝幸甚取進止

